



增订本

Ernest Hemingway in China

海明威在中国

杨仁敬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杨仁敬（1937- ）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厦门大学英文学士，1966年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海明威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专著有：《20世纪美国文学史》、《海明威传》、《海明威在中国》和《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译著有：《比利·巴思格特》、《杜宾的生活》、《紫色》和《蝗虫日》等6部小说和相关论文160多篇。



海明威在中国

Ernest Hemingway in China

增订本

杨仁敬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在中国/杨仁敬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5615-2564-8

I. 海… II. 杨… III. ①海明威,E. (1899—1961)-生平事迹
②海明威,E. (1899—1961)-人物研究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87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5 月第 2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2.25 插页:6

字数:32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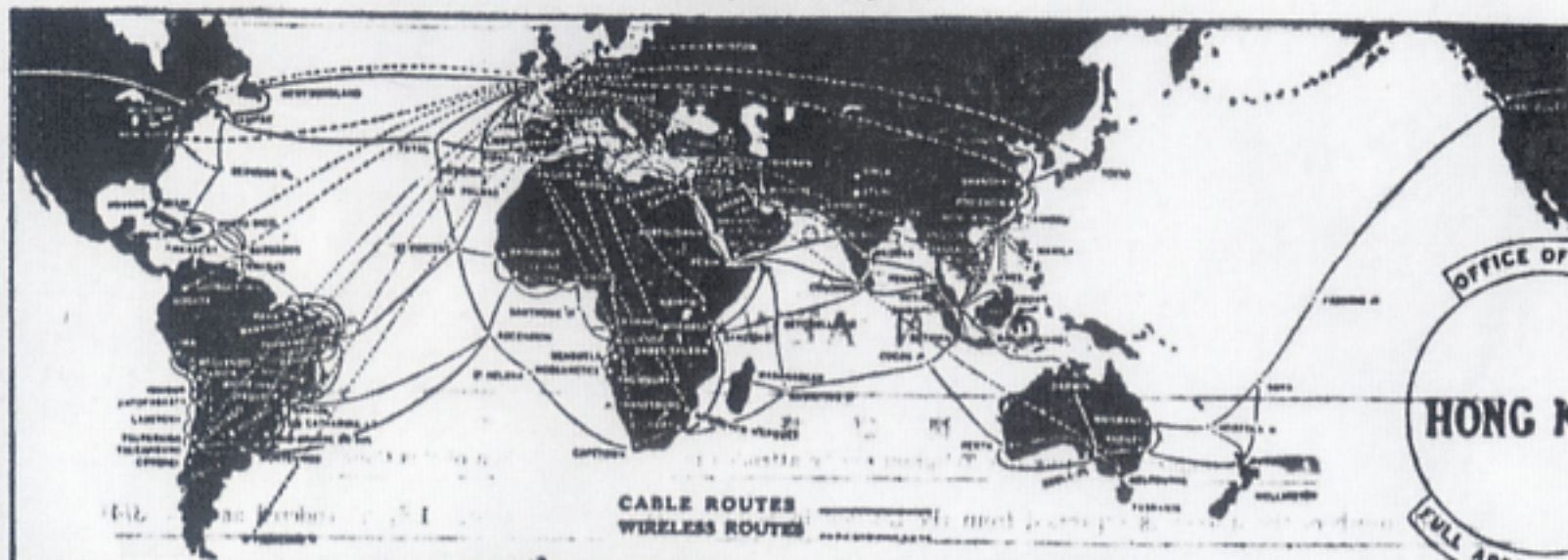
海明威和玛莎



海明威和玛莎来华前途经夏威夷码头合影

with which is associated

TELEGRAMS ACCEPTED FOR THE WORLD.
THE EASTERN-EXTENSION, AUSTRALASIA & CHINA TELEGRAPH CO. LTD.
(Incorporated in England.)



No. 3258

Clerk's Name
LING FUNG

Time Received
12:11

4 MAY 1941

SINGAPORE

DPU57D SGPR 48 4 1451 FIL =

LC = HENINGWAY PANAMERICAN AIRLINES HKG

DEAREST COLEBAUGH CABLED WANT SINGAPORE INDIES
PREPARATIONS PROSPECTS BETTER UPFINISH BUT NEVER
AGAIN HOME IN ONE MONTH YOU HAPPY WHEN SEE
CHILDIES YATREN CURED HANDS BETTER CAN PHILIP
RESERVE SOONERN THIRTIETH CLIPPER WILL BE READY

LEAVE BATAVIA AROUND TWENTIETH ALL LOVE HOMESICKEST

Please send any REPLY to this telegram "Via Imperial" 如有覆電

HENINGWAY

The first line of this Telegram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in the order named:—
Prefix Letters and Numbers of Message, Office of Origin, Number of words, Date, Time handed in and
Official Instructions — if any.

海明威从香港发给在新加坡的玛莎的电报



海明威和玛莎在广东前线



海明威夫妇与宋美龄在重庆



重庆 周公馆（曾家岩50号）



周公馆门厅 周恩来当年会见海明威夫妇的地方



斯诺、周恩来和邓颖超



“孔园”，原系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官邸。建于1939年，1985年修复原貌。海明威夫妇访问重庆时下榻的地方。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1942年



宋家三姐妹摄于重庆：宋靄齡（左）、宋美齡（中）、宋庆齡（右）图为宋美齡在重庆郊外向姐姐们说明防空设施

序

董衡巽

1990年,我有幸拜读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最吸引我的是关于海明威的中国之行。我当时就感觉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海明威中国行的资料汇编,而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当一部资料性质的汇编具有系统研究的内容并能给人以启示的时候,它就够上了学术的档次。

首先,作者收集了国外有关海明威访华的背景资料,拜访撰写海明威传记的权威作家卡洛斯·贝克教授,专访了设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藏书部”,采集到当时尚未见发表的海明威访华的有关资料和照片。

其次,作者搜遍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报刊关于海明威访华时的报导和评价,尤其是专访了当时担任海明威翻译的夏晋熊教授。

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可信的第二手资料。作者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了海明威夫妇访华的目的、行程及其反应。

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摆出“我”绝对可靠的权威架势,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海明威在香港见到的是宋庆龄还是宋霭龄,在重庆与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是什么,海明威这次访华有什么意义等等,作者都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本书除了叙述海明威中国行这个中心问题之外,还评述了当时国外海明威研究的走向,系统介绍了我国海明威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资料,并提供目录索引。

《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这次增补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国内外海明威研究的最新资料。

我相信这部著作是我国海明威研究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专著,也为我国热爱海明威的读者提供了一部值得鉴赏的读物。因为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性,而且还有相当的可读性。

2004 年 3 月

原版序

林疑今

欧尼斯特·海明威被介绍到中国来,大约有 50 多年了。记得初次介绍他时,我正困居上海孤岛,半壁江山,尽在日寇铁蹄之下。人从美国回来,东奔西走,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待业在家。

由于我曾经翻译过西方一些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如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等,所以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也就选译了《永别了,武器》。译文起初的译名叫做《战地春梦》,不无颓废主义的色彩,常遭非议。全国解放后,在上海重印时,改名《永别了,武器》,想不到在国内一个不大不小的重点大学,又遭到图书馆的“内部控制,禁止流通”,理由是书名宣传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由此可见,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不管作者是谁,要被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确非易事,因为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风俗制度差异,难免有些抵触,格格不入。

1941 年春天,海明威本人到中国来了,倒是受到陪都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推崇他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欢迎会在重庆嘉陵宾馆召开,记得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是雾城重庆比较少有的晴朗天气,海明威偕他的新夫人玛莎·盖尔虹,满脸红光,夹在大多瘦削、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群中,显得特别魁伟强健。海明威留着小胡子,夫人则是一头红发。欢迎会的主持人似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还是半官方的。据当时传说,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对其亲信说,海明威这家人是他的老朋友——可能是指海明

威一位嫡亲叔父威洛比，曾在山西省铭贤书院传教行医。据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的记载，海明威青年时代一度想步他叔父的后尘，当名外科医师。

作为一个参加过西班牙保卫战的反法西斯战士，海明威在嘉陵江畔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促使陪都人民熟悉海明威的，除了《战地春梦》和《战地钟声》外，当时可能更多来自冯亦代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故事和剧本的翻译。当时，陪都经常遭受日军的疲劳轰炸，朝野士气低沉，美国尚未参战，官场又是一片腐败。有些人还说调皮话，说这是抗日战争的低潮，难得有这么一位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光临山城重庆，对于抗日战争，无疑是一种巨大而有力的鼓舞。

海明威有关西班牙内战的长篇小说《战地钟声》，由于在前苏联受到批评。在国内本来也只有节译本，当年中国文坛，不论是文艺理论探讨，还是文艺政策，都是力求与苏联保持严格一致，少犯错误。一直到十年动乱后，拨乱反正，才有三种全译本于1982年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书名，同时争先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曾引起国际争论，又曾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国人也比较熟悉。记得10年前，厦门大学外文系在英语专业初次试办一个研究生班，为了提高同学的英语水平，选择了海明威这部名著作为快速阅读课本之一。当时招有11位同学，要在当时的图书馆里找一部有十来本书的英语名著，相当困难。幸而找到战时美国部队发给官兵进修的纸皮版本，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捐赠给厦大的。这班研究生十个有九个是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报考前憋着一肚子气，有的可能还是“文革”时代的红卫兵。他们读这部长篇小说时的反应，可能有种种有趣而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对于海明威的艺术手法，及描述西班牙人民如何残暴镇压地富分子，持有异议，有的还认为不堪卒读。

《太阳照常升起》在中国的命运，更为凄凉。这部小说是海明威成名的第一个长篇，从某种意义来讲，它是《永别了，武器》的续篇，只是故事的内容，描述青年男女关系，似乎又杂又乱，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撞碰抵触更大，所以这部杰作，尽管名震中外，迟迟无人问津，一直俟到1984年，在比较开放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好容易才能出书。不过，出版后也少见有人评论——

至少不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么引人注目。

月前到广东中山市参加粤港闽首届比较文学研讨会，到广州准备下榻暨南大学。我因舟车劳顿，身心疲惫，闷坐在招待所的总接待厅里，等候安排。当时有些华侨打扮的学生，赶来打周末电话，兴致勃勃地约会女友，那电话声中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殷切的盼望。排队等电话的大学生中间，有一人手持《老人与海》一册，我出于好奇，借来翻看是不是吴劳最近的译文，翻前翻后，总是找不到译者的姓名。我问那位同学是中文系的还是外文系的，他说是数学系的，颇有自豪的口气。他看见我在翻书寻找译者的名字和版本，就笑着说：“你们过去不也出了人家好些书吗？”当时已是冬天的黄昏，暮霭茫茫，暨大校园，一片宁静。我边提行李包边在想，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本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译者何人，何必还有这么多的计较。

同事杨君仁敬，才思敏锐，奋发好学，近撰《海明威在中国》一稿，材料丰富，内容覆盖时间长达半世纪多，横跨中外各国各阶层，叙述翔实，重点突出，实为有志人士研究和鉴赏海明威作品不可多得之佳作，特以此为序。

1988 年年终